

TIME
LIFE

人类文明史图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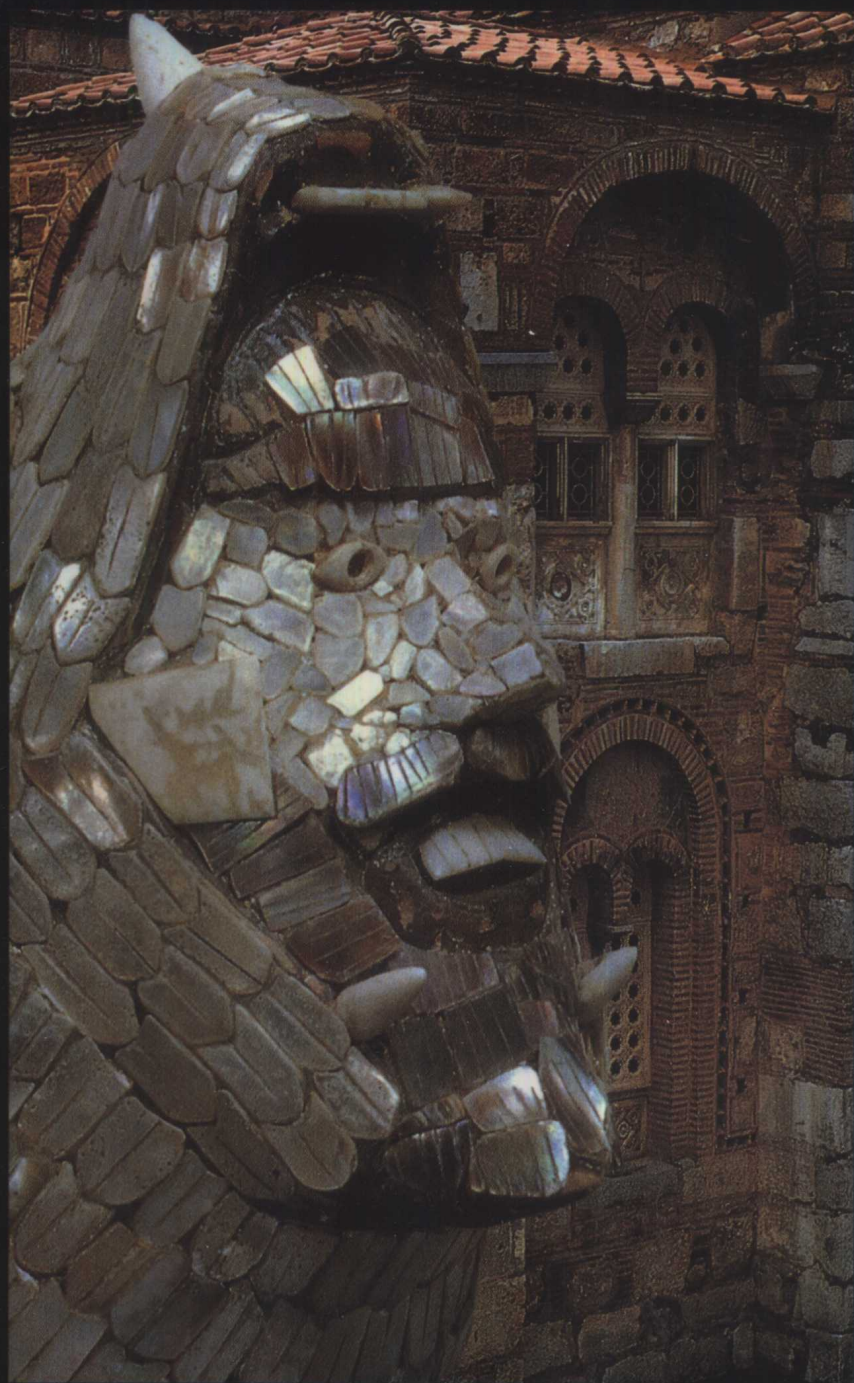
诺曼狂飙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公元 800 年 — 1000 年

维金人入侵 / 拜占庭的复生 / 独树一帜的日本 / 美洲金字塔的建造者



人类文明史图鉴

诺曼狂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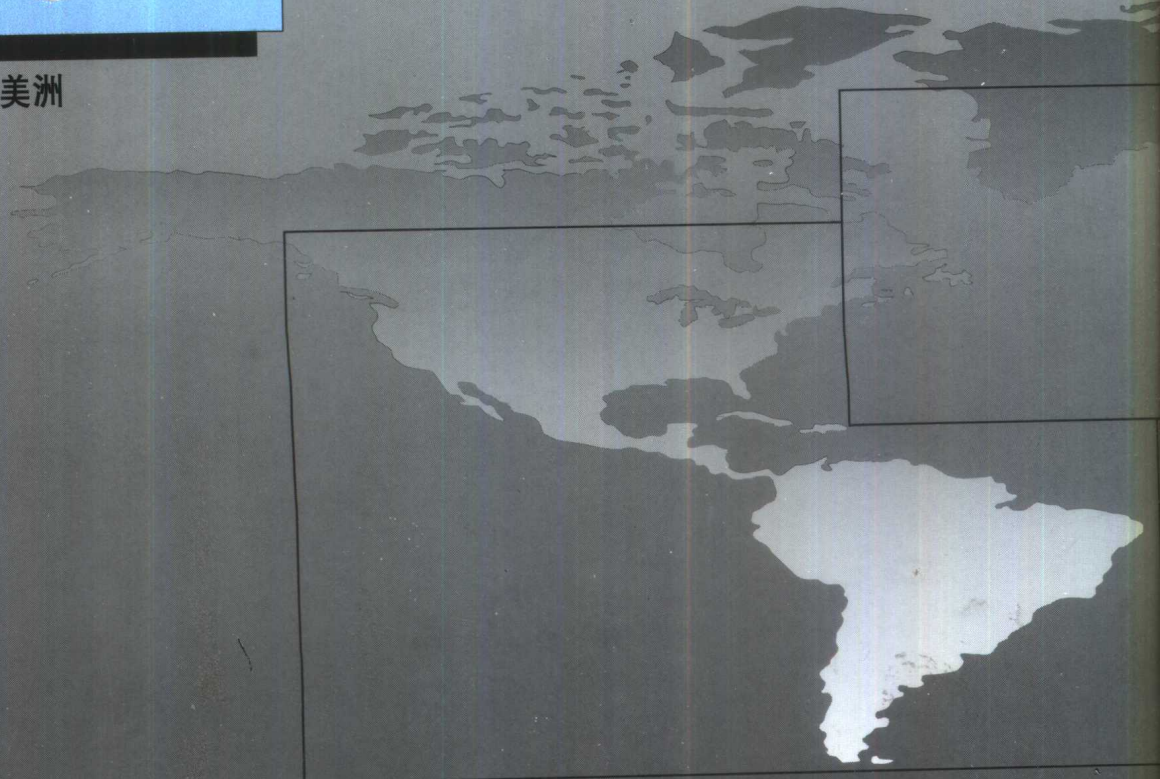
公元 800 年 — 1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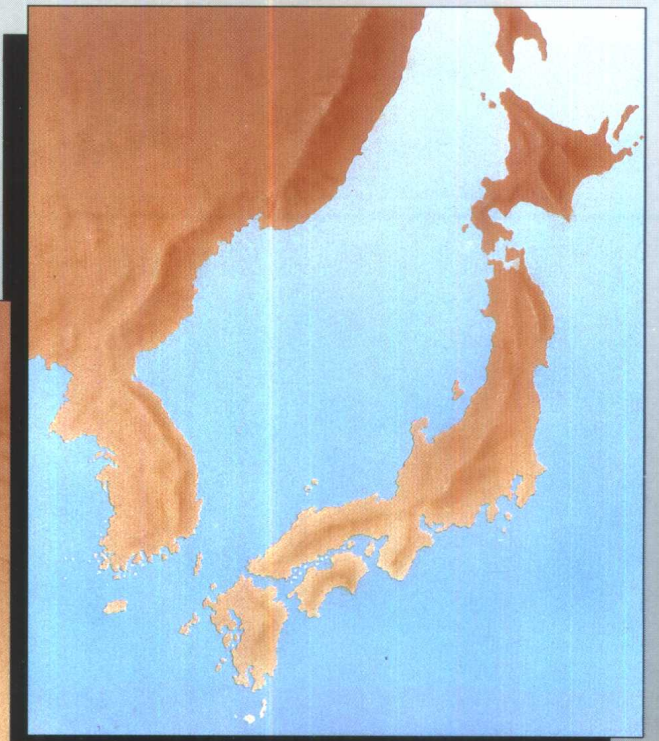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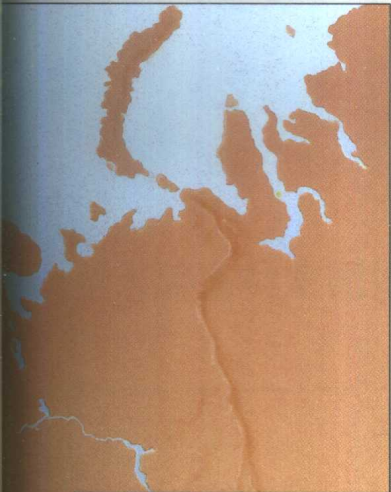
维金人世界



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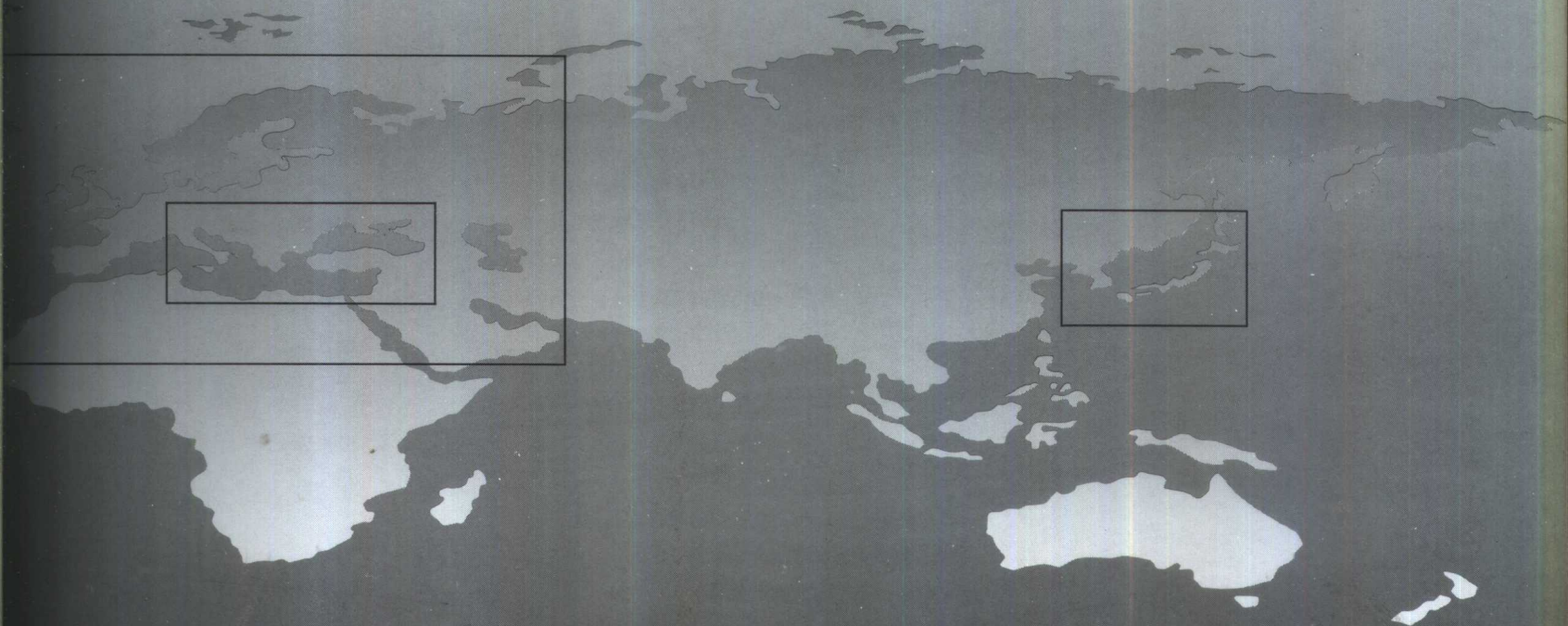
公元 800—1000



日本



拜占庭



人类文明史图鉴

诺曼狂飙

公元 800 年 — 10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基特·凡·图勒肯
欧洲部副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指导: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普·布朗特·乔治

《诺曼狂飙》编务:

策划:汤姆·霍埃斯特
副编辑:吉姆·希克斯(文字);罗宾里奇曼(图片)
撰稿:斯泰芬·G. 希斯罗普
研究人员:帕特里希亚·麦克金内伊(文字);奥比·格里斯蒂恩,特鲁迪·皮尔森,巴尔巴拉·萨奥斯(图片)
助理策划:瑞贝卡·毛勒伊,阿兰·皮兹
拷贝统筹:雅莱尔·S. 斯坦因
图片统筹:罗伯特·H. 伍德瑞吉, Jr.

欧洲版:

审稿:迪安娜·希尔
编辑制作部主任:莫里昂·克利
制作助理:萨曼沙·希尔
编辑部:赛雷沙·约翰,德布拉·勒里昂

本卷顾问

美洲:

琳达·科戴尔, 欧文图书馆馆长和加利福尼亚科学院文学学会主席, 加利福尼亚, 旧金山。
克尔东·弗朗西斯·麦克曼, 前哥伦比亚收藏中心副馆长, 顿巴登橡树街, 华盛顿特区。
布鲁斯·史密斯, 北美考古学会会长, 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 史密森尼亚研究所, 华盛顿特区。

拜占庭:

玛利·泰勒·大卫斯, 乔治马松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弗尔弗克斯, 弗吉尼亚。
艾利斯-玛丽·塔伯特, 牛津拜占庭辞典主编, 顿巴登橡树街, 华盛顿特区。

日本:

罗伯特·波尔根, 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 副教授, 马努瓦, 檀香山, 夏威夷。

斯堪的纳维亚和维金人:

里查德·林格勒, 威斯康星大学, 斯堪的纳维亚研究系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研究教授, 麦迪逊, 威斯康星。
雷纳·泰因-伯格曼, 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家, 斯德哥尔摩, 瑞典。
帕特利克·F. 瓦拉斯,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爱尔兰古典部助理馆员, 都柏林, 爱尔兰。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莱莫尔-辛(波恩); 玛利亚·温岑扎(巴黎); 安·纳坦森(罗马)。同时还有米尔加·康迪加(雅典); 安格里卡·莱莫尔(波恩); 蒂纳·哈塞尔顿, 巴尔巴拉·杰维内·赫茨(哥本哈根); 布伦丹·吉南(都柏林); 兰斯·吉沃尔斯(赫尔辛基); 阿拉·吉勒尔, 苏纳·吉勒尔(伊斯坦布尔); 加洛林·阿尔科克, 加洛林·卢卡斯, 林达·普罗德(伦敦); 特利尼·邦德内(马德里); 费利克斯·罗森塔尔(莫斯科); 赫里斯蒂娜·里伯曼(纽约); 达哥·克里斯腾森(奥斯陆); 安·维斯(罗马); 玛丽·约翰森(斯德哥尔摩); 迪克·贝里, 阿利森·桥本, 池田美惠子(东京); 特劳德尔·莱星(维也纳)。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罗纳德·H. 贝雷, 查姆普·克拉克, 乔治·G. 丹尼尔, 托马斯·A. 李维斯, 南希·罗兰, 大卫·S. 汤普逊, 布里斯·沃克尔(文字); 巴尔巴拉·科恩, 罗克希·弗朗斯-努里丁, 安-路易斯·G. 盖特, 费罗琳·布拉吉·希金森, 艾弗林·萨瓦杰·普来蒂曼, 雅莱德·罗森费尔德, 雅克林·沙费尔, 苏珊·西瓦尔德(研究); 罗伊·纳沃尼克(索引)。

中文译者:

徐家玲

责任编辑:

谷艳秋

目录

1 维金人入侵 9

短论:对贵金属的渴求 41

2 拜占庭的复生 49

短论:圣像地位的变迁 79

3 独树一帜的日本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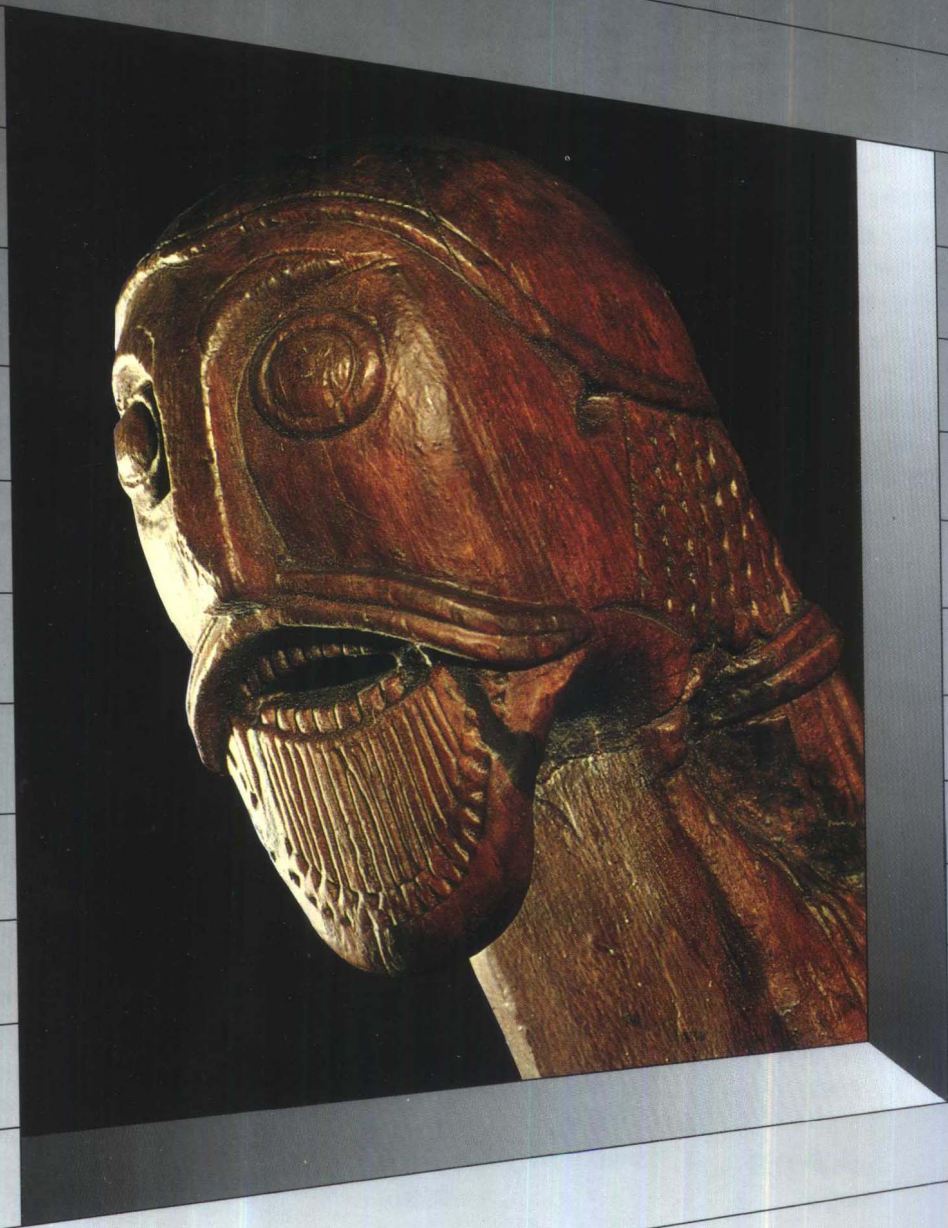
4 美洲金字塔的建造者 129

短论:新世界的艺术品 157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维金人入侵

1

793年的开端,对于不列颠东北部诺森布里亚的居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据当时的记载:“有飓风呼啸,闪电划破长空,只见数条狂暴的巨龙在空中盘旋”。当时的编年史家们认为,这是随后将到来的可怕时代的不祥之兆,是即将出现的渎神行为的天象。

这一年,灾难降临到诺森布里亚海岸附近的林迪斯法内岛。林迪斯法内岛只是圣库斯伯特修道院修士们的一座孤立的、没有遮蔽的居处。它没有设防,也许人们认为它不必要设防:林迪斯法内岛是一个神圣之岛,作为基督教在不列颠的第一个据点而受到尊敬。该修道院建在这里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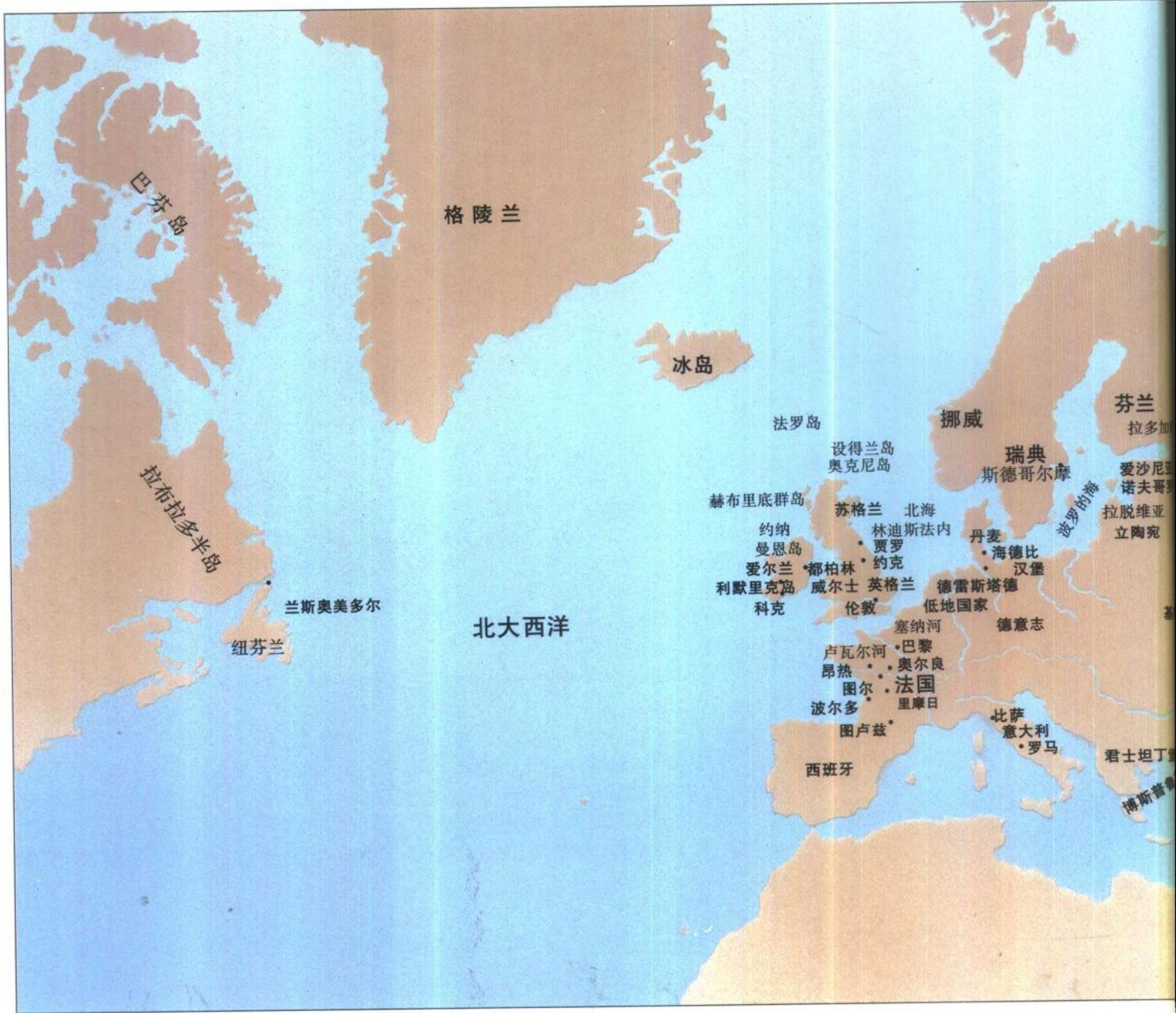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一年的6月8日,北海的海平面上闪现出片片风帆,那些鼓起风帆的船只迅速穿越水面,冲撞着林迪斯法内海湾。这些船有着长长的船身,低矮的船仓,船头船尾高高翘起。从船中冲出大批肤色发红,大声呐喊的战士;这些身材高大,粗犷蛮横的人拥挤着冲过沙滩,登上了绿草如茵的山坡,到达这所修道院。他们一路杀戮,冲进教堂和仓库,在那里大肆破坏。他们是为着圣库斯伯特的财富而来:这里有装饰着珠宝封面的绘图手稿、金十字架、银制圣器等。最后,他们停止了劫掠,卷走了金银珠宝,并将修道院中的修士虏去卖为奴隶。他们走后,这所修道院成为一片焦土和断壁残垣。

这些入侵者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凶猛的战士和贪婪的掠夺者。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欧洲发动进攻。794年,他们在泰恩河上掠夺了杰罗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是不列颠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可敬的”比德工作过的地方。795年他们进攻了位于艾欧纳岛上的圣哥伦巴修道院,同时袭击了位于爱尔兰西海岸的伊尼斯巴芬岛和伊尼斯莫拉伊岛上的修道院。799年,他们占领了位于卢瓦尔河入海口上诺尔摩蒂耶地方的圣菲利伯特修道院,并以此地作为其进攻内陆的基地。到840年他们已经深入法兰西腹地,直抵卢昂、南特(在843年,他们在南特杀死了正在教堂祭坛边的主教),进入了夏尔特尔、亚眠、图尔、奥尔良、巴黎等地。他们掠夺了如此多的教堂和修道院,以至于一位后来的编年史写道(或许是不足为信的):基督教的祈祷词中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噢,上帝,将我们从诺曼人的暴行下解放出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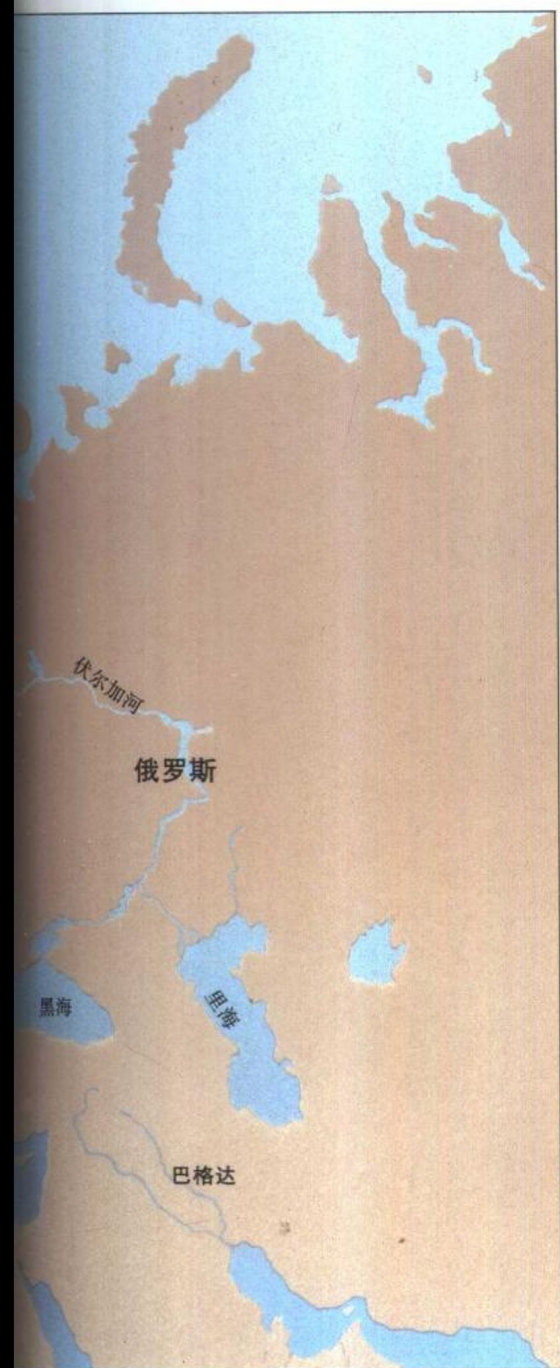
诺曼人(Northmen)来自挪威、丹麦和瑞典,但是对于深受他们之害的人们来说,他们共有的这个名字,是“Norsemen(北方人)”一词的变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使用着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异教信仰和同样地精于海上侵略和贸易。由于这最后一个特点,使得他们在公元800-1000年间有了一个著名的称呼“维

金人”，这一名字可能源自北欧语“进入”一词，因为他们善于航海，也可能源于某一个形容战争的词，因为他们是战士。由于这个名字，历史将更好地了解他们。他们就是维金人。

必须明确，其他民族的文化只是在这一时期进入诺曼人之中。法兰克人的王国控制着古典罗马帝国的西欧一翼，在814年查理大帝去世之前，已经达到其盛期。再往东去，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继承者拜占庭人，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代，拜占庭人收复了失之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并达到文化艺术领域发展的新的高峰。在远东，日本人迎来了平安时代，他们吸收了中国文化并使它转而有了日本的特点。而在美洲，在密西西比河冈陵的建筑者们，即墨西哥托尔特克人和秘鲁的蒂亚瓦纳科人文明时代，一些著名的城市初具规模。



在北欧贸易者、战士、定居者和探险者们的令人震惊的航行中，他们不仅席卷了已知的世界——穿过欧洲、罗斯，进入近东——而且航行到达了一些新的地域——冰岛、格陵兰岛和新世界（美洲）。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有可能就愿意在公海上冒险，但是，他们随时有可能在近海地区停留，经常在夜间上岸做饭和休息。如果没有合适的水路，维金人也步行、滑雪或骑马（马匹经常与他们的主人随葬），或者，与他们的习性不大相当的，使用骆驼队旅行。



但是，就原始的野蛮性和入侵的凶残性而言，上述各支文化都无法与维金人的文化相比。他们被贪婪的欲望、对贸易和土地的需求、对名誉的追求所驱使，在第一个 1000 年的后两个世纪猛烈地冲出来。尽管他们的人口数相对很少——9 世纪初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人群可能不超过 200 万——但是，当他们为了贸易和侵略的目的而进行征服和定居时，却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他们复兴了欧洲商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欧洲领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将他们的文明扩展到新世界，他们跨越了自俄罗斯到美洲之间的难以想象的地理空间，与各地的居民相融合，或是将他们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

这些维金人的各支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这部分地是由于地理因素决定的。瑞典人的海岸面向东方，主要是从事贸易。他们向东迁移，在波罗的海上航行，然后沿中欧的著名大河顺流而下，深入俄罗斯和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丹麦人统治着靠近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地区，威胁着英国和法国并在这两个国家大面积定居。挪威人向北方和西方去冒险。在早期侵入英国之后，他们主要集中于爱尔兰、苏格兰和附近的岛屿，然后则向此前未见于海图上的海域挑战，进入冰岛和格陵兰定居。

无论他们怎样冒险，这些维金人都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乡不同的情况，其生活习俗也特别相似。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极为辽阔——自其最北端到最南端纵深 1900 公里。从其地形地貌上看，丹麦的低矮平原和南部瑞典到挪威的布满松树的山冈及峭壁林立的西海岸峡湾有显著不同。但无论在哪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生活都立足于土壤之上，并以家庭为核心。维金人在家里从事渔猎，但他们大多数在北方孤立的宅地或南方的小村社中从事农耕，这类小村社是将一个或多个大家庭组合在一起的典型形式。

这个农耕社会如同欧洲其他大多数农耕社会一样，由三个阶层构成：奴隶、自由人和贵族。社会构筑于那些最底层的阶级，即奴隶阶级之上。奴隶们做着最下等的工作，几乎没有人身权利，其地位等同于一匹马或一条狗；他们就像那些年老力衰的或受伤的牲畜，随时可以由于主人的意志而被处死。成为奴隶者都是在国内或在海外战争中被俘者，也有的是因犯某种罪受惩罚而沦为奴隶，还有些是生而为奴。几乎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农庄都有奴隶。原则上，每个拥有 12 头牛和 2 匹马的农庄，都必须有至少 3 个奴隶。大的地产可能需要奴隶 30 个以上。

自由人是一个定义广泛而实际地位各异的阶级，他们构成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核心。他们也可能是法律上的自由人——被释奴隶——因为阶级结构允许向上的运动。奴隶可以赎买他们的自由，许多主人也鼓励奴隶保留一块份地为自己的利益所用。赎买自由的价格是不同的：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地方，奴隶只需主持一次宴会或一次精心准备的庆典，在宴会上，他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啤酒（至少以 8 个普式尔的大麦酿造），并给他们原来的主人 170 克白银，就可以成为自由人。大多数自由人是生而自由的。

从这一自由人阶层中，产生了诺曼人的渔民、船主、金属制作者、木匠及其他工匠。在这些自由人中，也有许多农场工人。



富裕的维金人以其高品质的服饰、珠宝和武器来表现其身份。这个富有的首领，其头发和胡须都经过了认真的修剪，身穿精纺的毛制斗篷，肩上别着一枚别针，穿着漂亮的短上衣。即使在图中所示的日常生活中，他的手中仍然紧紧拿着维金人战士的职业标志：一顶头盔、圆形木制盾牌、短刀、装饰着银手柄的长剑和内装金银财物的钱包。他的夫人佩戴带着精美的饰针、项链和手镯，披肩垂于身后，露出了她美丽的双臂。链子上垂着一把她用来开启其碗橱和柜子的钥匙。

但是最强大的和最富裕的是那些“波恩多尔”(Boendr)——字面上讲，即定居于某一个固定地方的人。这些人是拥有土地的农夫。他们的残忍的独立性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社会不同于欧洲其他民族的社会。一个波恩迪(Boendi，即上述波恩多尔的单数形式——译者注)自由地拥有他的土地，与其他地方发展的封建形式不同，他们不对某位上级领主负担任何义务。波恩多尔和他们的手下的自由人就是那些在航海的季节，即春夏两季出海进行劫掠的人们。

但是，波恩多尔通常在最为富有而强大的地主们领导下，构成亲兵的主体，这些大地主形成斯堪的纳维亚的贵族。这些富有的首领经常拥有“贾尔”(Jarl)的头衔，英语中“伯爵”(earl)一词就源于这一名词。他们中间有一些地方首领，其权威大约被限制在一个“区”(fjord)内，也有一些人控制着所有各行省的随从，还有那些统治着更大区域，即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首领，即国王。

古老而典型的行政和法律制度将这些群体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个拥有最少量土地的自由人都定期地与他的邻居们参加一种公众会议，称为“兴”。这种公众会议作为一种基本的议会形式负责立法，并行使作为法庭的职能，处理各种侵犯行为。每一个地方村社和地区都有它的公众会议“兴”，而且每一级公众会议都是更高级议会的一部分，这些上一级的议会首先是“省”，随后是地区或小的王国的议会。每一大的立法区都有由各地公众会议代表组成的议会。这些议会除了处理法律和相互保护的问题外，还有权确认对贾尔或国王的选举。

理论上，这种由“兴”构成的政府结构是民主政治的萌芽；但从实践上说，地方和地区的首领有决定性的控制权。这些领袖们对于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原始国家的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其中一些人经地方议会批准后能够选举一位地区的国王。因此，这些国王中最强大者可以对其下一级的君主们使用他的权力。于是，一个有能力或有势力的首领可以联合一些地区，成为一个形似国家的统治者。第一个实现国家联合的维金人君王是美发者哈罗德。

挪威东南的威斯特福德省国王哈罗德是在9世纪70年代崛起的。传说，他发誓在打败那些反对他统治的争吵不休的地方首领之前，决不剪头。哈罗德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旺盛的精力，他着手通过狡猾的外交和强有力的战争兼并手段，控制了其邻近的行省。大约在885年左右，一个由拒绝服从哈罗德统治的贾尔和小国王们组成的联盟在哈夫里峡湾(Hafns Fjord)附近的西南海岸发生的一场战斗中被歼灭。只是在这时，哈罗德才被承认为全挪威的国王。一个多世纪以后，与挪威处于不同地区的姐妹国家才实现统一——丹麦于985年于“八字胡”斯维恩时期实现统一，瑞典于993年奥拉夫·斯科特克努昂时期得到统一。

在这个时期内，北欧人的公众会议负责日常生活中的立法和政治方面的立法。议会通过的法令是以口头形式记忆和传播的(在12世纪以前，斯堪的纳维亚不存在成文法)。这些法令是包罗万象的，有对相应财产边界的规定，有涉及引走某一位农夫的蜜蜂是否合法的判断，还有处理更严重的侵犯行为，如偷羊和蓄意杀害者的规定。但是，公众会议的立法者们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危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和平的最大的困扰，即血亲复仇问题。

维金人之间的争执总是将整个家庭卷进来。对家庭中某一个人的侵犯，就被认为是对整个家族的侵犯，因此，小的争执经常升级为以伤残和杀戮为标志的全

方位的仇争和无休止的报复行为。一个家庭也可以选择向另一个受害者家庭提供一笔赔偿的方式去制止暴力行为的升级。这笔补偿金(即 bot)于是在被伤害的家庭成员中间分配。

卷入某次血亲仇杀中的敌对方面也可以选择将这件事提交民众议会处理。他们和那些有关诉讼人于是得面对一群法官,这些法官包括所有的议会成员或是由民众议会选出的一个较小规模的陪审团。被告者不仅要招来见证人提供证词,而且还必须接受残酷的刑罚来支持他的申诉。例如,他可以自愿地手持一把烧红的铁屑,持续可怕的几秒钟。然后将他的烧伤部位包扎好,4天之后,由陪审员进行检查。如果陪审员们认为他的伤疤是干净的,他们就宣布他无罪。但是,如果伤口开始溃烂,他们就认为他有罪,并根据其罪行程程度施以不同层次的刑罚,从偿付罚金到施以绞刑或砍头。

仅次于死刑的最重的刑罚是永远剥夺公民权——这就是判决其脱离社团的保护,用一句法律中的名词,“即认为他已经死了”。他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和法律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掉他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因此,当一个人受到这样的惩罚时,惟一的出路是逃离家乡或躲藏在森林里,过着名副其实的“没有公民权”的生活。

这一暴力社会的支柱来自土地和海洋。北欧人首先是农民,但是他们也依赖于各种杂粮、牲畜养殖或渔猎。在气候温和的南部,农业占主要地位。这里的农民们使用一种锄(ard),这是一种简单的在土地上拖拉的金属利器,或者使用更有效的犁翻挖土地,然后用木制的和铁制的短镰刀或长柄镰刀收割庄稼。他们种植大麦、燕麦、黑麦、豆类、蛇麻草及蔬菜作为食粮,种植亚麻用来织造亚麻布。各处的人们都需要养殖绵羊、小牛、山羊和猪以供食物之需和毛皮及骨角制品。由于气候原因,农民的工作很艰苦。庄稼有可能歉收。随着冬季到来,虚弱的牲畜就得被宰杀,将肉食熏制出来或使用海水煮出的盐加以腌制。

不过,斯堪的纳维亚有丰富的野生植物和动物资源,所有的维金人都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搜集野生动植物,投入捕猎和渔业活动。在野生食物中有苹果、接骨木果、黑莓和南方越橘以及榛子、胡桃、大蒜和韭葱等;海洋和湖泊富产鱼类,人们也可以把鲸赶进狭窄的水道中捕杀之。海象和海豹数量极大,人们还可以用网捕捉海鸟,射杀野鸭和松鸡。

这里可供捕猎的动物还有驯鹿、红鹿、熊和野兔。这些动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肉食,而且为人们制作家用工具,如刀把和纺锤使用的锭盘等,提供了多叉鹿角和兽骨等。成功的猎人可以有许多货物用于贸易活动:例如毛皮、海豹皮、熊皮和驯鹿皮等,还有海象牙这种珍贵的财富。

农夫、渔夫和猎人、商人等这些早期诺曼人都是农村居民,他们有时居住在小村庄内,但是更经常地,他们居住在相互距离很远的农舍宅地上。当他们富起来后,这些地产本身就可以构成小的村社。

这类农场的茅屋是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或厅堂,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主人、主妇、孩子们、手艺人、雇工和奴隶等都在这里用餐和睡眠。这些房子可达30米长,由木材、石头、枝条和泥灰,甚至草皮建造。其窗子(如果有的话)通常很小,在天气寒

冷时则加以窗板,有时则配以兽骨制作的窗框。房子惟一的出口是门,房顶上也有用于排烟气的洞。

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可以分成2间或3间屋子——最小的一间是仓库或者作为牛棚——但是房子的中心部位是中央大厅。大厅以土地为地面,有时覆盖以苇草编的“地毯”。中央部分挖了长长的一道沟,是作为壁炉的地面,房间四处靠墙根处都有覆盖着木板的泥凳供人们坐卧。其他设备都很简单。中间靠墙处的一张凳子是家主的座位,其标志就是装饰着精雕细刻的柱子,这种凳子显然可以移动,因为北欧定居者们在进行航海探险时就带着这种凳子。在许多这种房子的一面墙边,都竖立着一台织机面(warp-weighted)。在其他各面墙上,则悬挂着武器和生产工具。靠近壁炉处是皂石、陶器和木制的容器供烹饪和收藏食物。人们的衣服被收藏在木制的衣箱中,于是,可以想象,卧床也是木制的,上面有用草填充的枕头、羊毛的毯子、毛皮等制作的被子。但是,人们也通常将墙凳当作卧床使用。

这种长方形房子里面的生活是拥挤的、忙碌的和黑暗的。女人们在长形壁炉边做早饭和晚饭,在一块平坦的石块上用大麦面烤制不发酵的面包,在一旁的陶罐中煮着麦片粥、汤和炖菜。人们通常用铁板烤肉,或将木叉悬挂在火上来烤制肉类(英语“牛排——steak”一词即来自古代北方人的语言Steikja,意即“在一个木叉上烤制”)。由于做饭时,包括壁炉中的烟从来都不能很好地排放,因此厅堂里常常烟雾弥漫。除了壁炉的火外,人们还使用油灯来照明。外面是另一座房子。有时候,还有洗澡间,这是当代蒸汽浴的前辈。这种房子还有车棚、牛棚和谷仓等设施,如果这位农民住在海边,他还有一间屋子用来在寒冷的月份收藏他的船只。

男人是他们农庄的主人,但是,有效权威和家庭秩序的象征是主妇手臂上的钥匙。一个妇女的法律地位并不很强。她在被安排了一桩合适的婚姻之前一直处于父亲的监护之下,在得到了自己的嫁妆和作为新娘的偿价之后,她就处于丈夫的控制下。丈夫的权力是很大的:他可以蓄养妾室;可以杀死一个不忠的妻子和她的情夫;也可以下令将一个病弱的孩子处死。然而,女人与男人同样可以在一群见证人面前讲清理由之后离婚,如:如果男人没有性能力等。妇女们可以有自己的土地。特别是寡妇们通过继承其丈夫的财产,可以变成富有而有势力的地主。而且,妇女无论当她丈夫在家里还是长期在外航海期间都管理着家务和奶牛场。因此,毫不奇怪,外族人遇到诺曼人妇女时曾评价到她们行为的独立性。

同男人一样,妇女们热爱精制的服装。诺曼男人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人。他们的服装,由家庭主妇们织就的羊毛或亚麻布料做成,能够适应寒冷的气候特点:男人们穿着裙子和内裤,长裤外扎着腰带,短外套上扎着皮带用来佩戴刀子和钱袋。女人们则穿着短袖背心、吊袜带、垂地长裙和披巾。男女诺曼人都披着长斗篷,带着用羊毛或毛皮做的露指长手套、手套和帽子。

北欧人的服装,是那些有钱人进行精心装饰的“背景”。女人们的长裙上别着一对饰针,第三枚饰针则恰到好处地固定着她们的披巾。男人和女人们都戴着指环、手镯和项链,而且这些饰物,作为财富和成功地进行了贸易或掠夺的标志,常常有着激动人心的重要意义。这些饰物是由金银打制环、手镯和项链,而且这些饰

物是由金银打制成波纹形的链子或拉成最精细的金银丝线，再编织复杂的抽象形状或动物形状。一个富人颈上的项链可以由 2000 克纯金编制，他的佩剑带、水杯、马套和他船上的风向标也都可能是镀金的或金丝制作的，其饰物也不仅仅限于珠宝。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华丽夺目的珍宝不仅仅包括贵金属，也包括闪闪发光的彩色玻璃、玛瑙、白水晶和血红的玉石。

信奉异教的北欧人以其光彩夺目的珠宝和他们所居住的拥挤而尘土覆盖地面的房子，以其忠实于家庭的凝聚力和打击欧洲邻居们的凶残，显示出这个民族的极端和偏激。的确，他们是被一片特别的土地所养育，这片土地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气候方面都有其极端性。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到南方是一片肥沃的原野，但是，这片肥沃的原野却面对着大片广阔的充满敌意的荒原。丹麦有着荒凉的沼泽和石南丛生的荒野，及漫长无边际的干燥、多沙的海岸。它的许多岛屿都被寒冷而且常常是狂风呼啸的海域所占领。瑞典和挪威有着范围广大的沼泽地带和密集的森林。这一地区十分寒冷。例如在瑞典南方，每年冰雪覆盖的时间长达 60 天。再向北去冰雪覆盖大地要达 4 个月。在有些地区，湖水自 11 月到 4 月都是冰封雪盖。波罗的海的一些地区一年的冰封期达 3 个月。伴随着寒冷而来的是黑暗，特别是在其北方地区的隆冬季节，太阳几乎连续几个月只露一个头。

异教北方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由这一艰苦环境所决定的。他们信奉多神教，其信条和宗教实践也各不相同，反映着他们的已知世界。他们以为，在世界之初，天地间是一片虚空——一片雾气弥漫的严寒的虚空。一个叫做伊密尔 (Ymir) 的巨人出现在这片虚空中，由他产生出了一批严寒的巨人，最古老的一代神。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严寒的巨人都被他们自己的后代所杀死。年轻一代的神以伊密尔的身体造就了陆地，并将这片陆地移到一个大洋的中部。在这片陆地的中心是尘世，它的周围以高耸的群山作为米德加德 (Midgard 这一名字的意思是“界墙”)。人类就居住在这里。在群山的北方，冰封的荒原上是“上界”，在那里，幸存的严寒巨人们被囚禁着。在“尘世”之下方，深深的地底下，是地狱，由一个黑暗的地狱之神所看守；这是老死或病死的人们将去的地方。在这片陆地之上方是阿斯加尔德 (Asgard, 天堂仙境)，这是年轻一代巨人们的家，他们居住在以白银为顶的宫殿中。在天堂仙境内有瓦哈拉神殿，即忠烈祠，死去的人类战士的光荣殿堂，他们在此地饮宴和角斗，等候着最后一场战争，末日之战 (Ragnarok) 的到来，在这场战争中，世界将被火与冰毁灭。

在此现时世界上的众神中，奥丁神是主神，他是创造之神，战争之神和死亡之神；他有一只眼睛，因为他已经将另一只眼睛奉献出来作为神圣智慧的赎价；乌鸦是他监视、洞察人间一切的使者。奥丁神的同仁中，通常位于奥丁之前的，有雷神桑尔，它主管风、雨和庄稼，他的标志是一把锤子。弗利神是果实和丰饶之神，他也是一个战神，他驾驶着一辆战车，由一头长着金色鬃毛的野猪拉车。弗利的妹妹弗利娅，是爱情女神。还有许多地位较低的神保卫着万物。其中比较重要者有朗神，她是残酷而无情的愤怒的大海之神，她寻找着在海中死去的人们的灵魂。在这些众神之下是神魔，如矮子们，他们是艺术之师；还有小精灵们，他们住在青草覆盖的土墩